



文・圖 | 藍保・卡路風 (Talem小米部落學堂創辦人、卡路風工坊負責人)

Life Schedule by Millers among the Tjacuqu River

大竹高溪流域のアワに関する生活時間

大竹高溪流域小米生活時間

循著 台九線經過南迴的無垠大海後，沿著東68縣道攀登山嶺，進入台東縣達仁鄉土坂部落，這片土地坐落於大竹高溪。這個部落以排灣族居民為主體，保留了完整的農事祭儀，至今依然執行每年的小米時序祭儀與maljeveq五年祭。

從種子成長至出穗再結為種子 本身就是「傳承」

在部落入口處的邊坡上，有一棵老茄苳樹，茄苳樹的附近就是Talem小米部落學堂以及農事共耕地。Talem共耕地，種植小米(vaqu)等排灣族傳統作物，同時也是飲食、農事、狩獵等傳統知識傳授與學習的場域。

Talem的意思是「種植」，排灣族語裡沒有「傳承」這個詞，但是從種子成長至出穗再結為種子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傳承。我們參照傳統部落種小米的方式，在這裡耕作。

土坂部落，大竹高溪流域的農事習慣，是以小米為核心，依小米生長循環，訂定農事生活習慣及農事祭儀，並與自然山林植物互相對應。所以老人家常說：「avan na vaqu a tja kudakudain.我們的生活依循圍繞著小米。」在沒有西洋曆或農曆的時代，大竹高溪流域排灣族人藉由觀察山林植物的生長變



夫妻眺望大竹高溪流域、土坂部落、Talem小米學堂。

Talem的意思是「種植」。排灣族語裡並沒有「傳承」一詞，但是從種子成長至出穗再結為種子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傳承。



Talem部落小米學堂，內部設有小米牆。



位在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內的Talem小米保種共耕地。

化，歸納出時序的指標，推測小米播種、收成等時機，或是在田間輪作其他不同的植物。種植小米就是一年的循環，而從選定種植地、開墾、小米播種到採收的各階段，都必須執行慎重的祭儀。

儀式，意味著在小米時間軸裡完成人的養成教育，所以小米不只是食物，更是文化的根本。

小米播種是「年」的開始

無患子樹(zaqu)落果時，我們就在選定種植小米田地，開始開墾耕地。落果一到兩個月後，差不多在國曆11、12月，這段期間，只要整地完成，就可以直接播種小米。一直到烏皮九芎樹(tjeljai)開花時，隔年的1月底到2月，各家戶的小米田都要完成播種。

小米播種後，約25天，可開始間拔秧苗

與除草，此時剛好是另一種會在每年秋冬脫落全部樹葉的九芎樹(djaqas)，長出葉芽苞的時間。

間拔除草後的小米田，就進入快速生長期，動物同時也來到繁殖孕育季，這時候不能干涉小米生長，也無法上山狩獵。生活重心要回到部落，青年孩子們就進入養成教育、成年禮時間，而已成年建立家屋的男子，趁這小米生長期修繕家屋，以準備迎接雨季與颱風季節，這時正好是三月，是九芎樹(djaqas)抽長春芽的時期。

到了四月，河岸山潤邊坡生長的虎婆刺(tjavuvuk)開始熟果期。酸甜之味，意謂著梅雨汛期警訊即將到來，在河岸、溪流的青年養成教育以及漁獵活動都要停止。

排灣族語「量詞」與整理小米的經驗息息相關

當快速生長期的小米出穗，所有人又回到小米田開始巡視，執行架設驅鳥、趕鳥作業。漸漸轉色熟成的小米伴隨著五月月桃花，好像是在互相約定收穫祭那長長的小米



在沒有西洋曆或農曆的時代，大竹高溪流域排灣族人藉由觀察山林植物的生長變化，歸納出時序的指標，推測小米播種、收成等時機，或是在田間輪作其他不同的植物。



孩子們也跟藍保一樣從小就在小米田長大。



同一批種子長出不同色澤的小米穗。



小米學堂小米收成日曬。

穀物，因為欒樹開花表示颱風季節即將結束，不怕受風災所襲擊倒伏。

休耕綠肥的耕作地，等到最後的白背芒(bukesu)在十一月開花時，就可割斷虎爪豆的根，等其枯萎落葉便燒壅田地。此時又來到了小米祭儀的初始開墾祭mavacuk，也就是無患子準備落果，族人要進行最後一次集體狩獵的時間。

族人在山上狩獵，返回部落前，會以五節芒綁成人頭型，標示獵場封閉，並且卸下獵人的身份，回到務農者的身份。這就是大竹高溪流域自然山林所昭示的「曆」，是以小米為主體，循環不息的「年」。所以，一旦沒有了小米，沒保有種子，我們的生活、習慣與文化將流失崩塌。

失去小米 時序崩塌 文化流逝

人本該融入天地生活，順著自然循環呼吸，敬畏感謝大自然給予的產物，而祖先留給我們的智慧是養分，不是枷鎖。只要我們學會觀察自然萬物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循環年。每個部落，生活在不同的流域，不相似的農事祭儀習慣，不相近的土地環境，不一樣的海拔，不一樣的緯度裡，自然環境也隨之改變，也會有不一樣的「年」與「曆」。◆

粽(cinavu)，呼應告訴我們採收期到了。六月的山黃梔(tjava)綻放花朵，真正的暑期熱天氣來了，這陽光適合日曬採收的小米，長輩說：「有太陽味的小米才好吃。」完成日曬的小米，就體現排灣族語「量詞」的觀念與用詞，由於要讓日曬均勻，就要把小米分成一手把、一手把，這個「一手把」的單位，族語稱為taqevatan，意思是「一握把」。曬好的要食用的就是兩件「一手把」合在一起，用單線的山芙蓉樹皮繩綁成一束，這是taveliutan。下一年要播種的種子與要納貢的農稅，就是將各一束小米合在一起網綁，山芙蓉樹皮繩要網成雙纏來標示，這叫做talekelekan，意即「一網綁」。

曬好網好的小米，就走在充滿山黃梔花香味的小徑上，扛肩揹負運送回部落。山黃

梔花開時，檳榔也同時開花。檳榔花開表示狩獵解禁，獵場網綁標示的五節芒就可砍斷解除。山林訊息依舊呈現，猿尾藤有如螺旋槳般的成熟翅果被七月的風吹落，翅果旋轉落下代表小米收穫祭快到了，翅果飛旋的樣子意謂著颱風季節也到了。

小米收穫祭是一連串的祭儀，要執行好幾天。從收穫祭農事祭稟告、收賦稅、新舊米小米入倉、集體狩獵、給神祖靈過年、人間祭... ..等。小米收穫祭等於是轉換作物的一個時間點，也是一年的循環點，族語稱為kicepeliu nua cavilj。

在排灣族的觀念裡，這是年，不是新年；「年」是不斷的周而復始的，而人類、世界毀滅重生才是「新年」。至於排灣語vaquan a cavilj這個詞彙，是由華語「新年」一詞直接翻譯來的。

傳承的真義：循環不息

小米收穫祭後，轉作到其他傳統農作

物。大竹高溪流域的農事習慣，是六月小米採收後，會直接連根拔除採收過的小米與雜草，堆放焚燒後，就直接於田間播種八月豆(qarizang)。三個月後，八月豆熟成，採收食用。八月豆的八月是農曆八月的意思，也就是國曆的九月，為八月豆熟成期。

若六月無法如期轉作，七月小米祭後的播種，就要改種鵲豆(kuva)。鵲豆的熟成，在三個月後，此時正值十月。

倘若決定休耕種植綠肥，就在小米收穫祭後，直接播種虎爪豆(qucapungan)，讓它覆蓋遮蔽耕作的區域。

等到九月的台灣欒樹開黃花時，已採收八月豆跟鵲豆的耕地，就可種植高大型農作物，例如紅藜(djulis)、糯性散穗高粱(kalaluma)等



Langpaw Kaljuvung 藍保·卡路風

排灣族，出生於台東縣達仁鄉土坂部落。在求學階段就加入空軍，就讀空軍航空技術學校，目前在空軍志航基地擔任高級教練機維修員。從小跟著家庭種植傳統作物，在實踐、學習觀察中被滋養找到生命力量。創立Talem小米部落學堂並兼任卡路風工坊負責人。